

民主德国作家 短篇小說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民主德国作家短篇小说集

安娜·西格斯等著

严宝瑜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民主德国作家

短篇小说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501 字数 128,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5/16 插页 1

1959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 1.00元

目 次

新生	艾杜阿特·克劳迪烏斯 (1)
女冲锋队队长	斯蒂芬·赫姆林 (34)
瑪格萊特·沃尔夫的四十年	安娜·西格斯 (49)
面包和盐	安娜·西格斯 (66)
逃亡者	威利·布莱德尔 (91)
避难所	安娜·西格斯 (106)
边界上的人	艾杜阿特·克劳迪烏斯 (115)
战友	弗兰茨·費曼 (120)
神断	弗兰茨·費曼 (175)
直到最后一个人	卡尔·蒙特施篤克 (198)
后記	(227)

新 生

艾杜阿特·克劳迪烏斯

在工厂大門附近的最后一个搬空了的厂房和柵栏中間，劳伯看着慢慢地朝他走来的技术員韓凱。他藏在一个箱子后面，屏住呼吸，瞟着韓凱从零乱地放着一些残缺机器的地方穿过时的行动。虽然韓凱是来这里会見他的，但是他这时候却想迴避开。

他搞的是什麼名堂呢？

一架巨大的、桥式起重机从劳伯身旁轟隆隆地开往鉄軌的另一端，把一台大机器装进了早已准备好的木箱里，然后又徐緩地开了回来。一羣穿着破鞋、髒衣服、眼睛无神、身体瘦弱的妇女似乎是毫无秩序地在工厂的空地上来来往往扛木板、搬鉄片。

劳伯心里想：我一定得搞这个嗎？韓凱愈来愈近，劳伯知道沒法迴避了。

韓凱，三十岁上下，一付瘦稜稜的面孔，眼神儿有时象冷森森的利刃一样尖銳。他站在劳伯跟前。

“喂！来！”

勞伯服服貼貼地跟着。他們沿着起重機鐵軌，向一個廢鐵堆走去。因為起重機又吊着一台機器轟隆隆地開過去，誰也沒聽清對方說的是什麼。

“伙計，睜開眼睛吧！”韓凱氣呼呼地說。

勞伯有點蠢笨地微笑了笑。

“你說什麼？”他問。

幾個在附近勞動的婦女，對着勞伯喊了些什么，也許是諷刺話，也許是和他年齡有關的笑話。他威脅地伸了伸拳頭。雨停了，因為天晴了，暖和了些了，有幾個婦女坐在一堆木板上。她們叉開兩腿坐在陽光里伸懶腰，似乎再也不想站起來了。

兩個男人向鐵軌的末端走去。

韓凱悄悄地說：“中午的時候，你無論如何一定要勸司機把起重機停在那頭，靠近柵欄那兒。”

“為什麼要他……”

韓凱用嚴厲的聲調打斷了勞伯的話：“如果他把起重機停在那兒……”

勞伯碰了一下韓凱的腰。從辦公室裏出來一個俄國人——羅曼諾夫斯基少校同一個穿便衣的青年人。他們互相交談着，可是——看見了那些坐着的婦女，就停住了腳步。羅曼諾夫斯基個兒不大，黑頭髮，上唇有兩撇胡鬚，象一隻黑色的小蜻蜓。他若有所思地看了看那羣婦女，然後什麼也沒說，繼續向廠房走去。

勞伯向婦女們喊道：“喂，兩條腿別總又那麼寬！”

婦女們笑起來；她們中間有一個年輕的、挺着高高的胸脯、鼓着一張寬大的嘴巴說道：“有些男人就是喜歡人家快點把腿又寬呢。”

兩個俄國人還沒走遠。那個面孔明朗、穿着便衣的青年人一邊對羅曼諾夫斯基說着什麼，一邊笑着。當他轉過身來的時候，婦女們勉強強地朝着一堆鐵箍走去，然後唉聲嘆氣地，拖起鐵箍，又似乎毫無秩序地來往走着。一個瘦弱的、臉色發暗的婦女當羅曼諾夫斯基從她身旁走過時，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韓凱喃喃地說：“胆小鬼！……都是胆小鬼！……”

兩個人一前一後，走進了工廠。幾乎所有的廠房都搬空了。在外面亂放着的機器使勞伯的心里充滿了痛苦。他滿懷憎恨地說：“搬吧，最好讓這些機器把他們都撐死。”

韓凱好像根本沒聽他說話。他偷偷地往四外看了看，右手指着一堆廢鐵，小聲說：“等起重機司機吃飯去以後，你沿着廠房的牆到第二個箱子那里，你就能找到一根導火綫。”

“等到夜里不好嗎？”

韓凱氣呼呼地說：“你還要繼續眼看着他們折騰這些人，眼看着他們把一切都裝起來送到俄國去嗎？我們的工廠……”

勞伯驚訝地抬頭看了看，嘲笑地說：“我們的工廠？”

激動的面孔和胡碴子裡透出一絲憤怒的冷笑。“我們的？”他用齒音說。“什麼又是我們的？什麼也不是。起初是威廉的，以後是魏瑪當局的，再以後是阿道爾夫的，多喀在我們手裡過？現在又來了共產黨，把我們的一切都給共去了。這裡要變成一片荒地了！”

於是，他看見想象中的荒地：一片遼闊的地面，在炸毀的廠房的瓦礫堆上長着枯萎的雜草；風在荒草和廢墟上吼叫着。

“當然……當然……”韓凱堅持說，“所以一定要想法挽救。”

“挽救？”勞伯彎下腰去。

韓凱悄悄說：“你只要把導火綫點着，馬上就走開。”

勞伯向前面凝視着四月晨風裡的一幅暗淡的圖景，他那痛楚的干巴巴的面孔上堆滿了皺紋。他問道：“然後呢？”

韓凱氣兇兇地說：“逃避嗎？不能逃避，懂嗎？”

勞伯站着，凝視着一個箱子，艱難的問道：“告訴我，到底是誰把你雇來的？萊依赤嗎，還是通過你的老婆進工廠來的？”

韓凱生氣地說：“我老婆？別再提她了！她已經不是我的老婆了。工會婦女部長！不是我的了！不是我的了！”

“那麼說，是萊依赤雇的了？”

韓凱閉上眼睛。他的臉紅了，好象被太陽晒熱了，突

际現在才是四月天。他帶着輕蔑和探查的神情看了勞伯一眼。

“好了，等你把導火綫點着以後，就馬上離開起重機附近。”

勞伯走向工廠委員會主席辦公室，預定十點鐘在那裏開會。勞伯是工廠委員會的委員，在希特勒的時代人們都叫他“不知足”，他不耐煩地把兩隻大髒手拄着膝蓋，坐在屋子的一個角落裏。

工廠委員會主席萊依赤進來了。

勞伯不耐煩地說：“干什么又開會？”

萊依赤有一付肥胖的臉，身體胖得快要將“夾克”撐壞了，他沉默地聳了聳肩膀。他走到窗戶跟前，凝視着外面；天空布滿一層薄薄的灰雲，又開始下雨了。

勞伯惡意地微笑着說：“我們以前必須直挺挺地站着，如今又必須坐着。”

“那麼哪樣舒服些呢？”萊依赤問道，他对着窗戶連身子都沒轉。

“我倒想躺着，”勞伯說。

勞伯仗着自己在工廠委員會裏，時常唧唧喳喳地說些俏皮話，對什么都採取嘲笑的态度；甚至連占領軍也不放在眼裏，也不管是否有紅軍的軍官在場。工人們很佩服他，因此選他參加工人委員會。有一次他当着紅軍少校羅曼諾夫斯基的面講了這個笑話：“俄國的文化嗎？可

了不起！我們多么高兴有人把它帶到这儿来呀。我想說什么来着……对啦，想起来了。战后的头几天里到我家来了一个卡尔米克人，把什么都看遍了，最后站在水龙头跟前說：‘这是什么？’我說：‘水龙头。’他眯縫着眼睛微微笑了笑，他莫名其妙地傻笑，然后又問了一次：‘这是什么？’我擰开水龙头，淌出水来了。他把两只眼瞪得象馬鈴薯那么大，結結巴巴地說：‘牆里淌水？水的牆里有，’他要把水龙头擰下来拿回家去按到牆上，并且認為那样就可以喝自来水了。这是俄国的文化！”

萊依赤隔着窗戶，看着統一社会党的工厂党委書記希賴馬耶同志从一个工厂厂房里走出来，大概也是来参加會議的。萊依赤看到他在雨中打着寒战，仰臉看了看天，然后加快了脚步。

萊依赤叨念了几句什么。

“你在說什么？”勞伯問道。

萊依赤仍然一言不发。

勞伯繼續說：“这些會議打扰不了我。如果可以的話，我就坐在这里睜着眼睡上一小覺兒。这会是誰召集的？”

“別这样胡問了。”萊依赤气憤地說。

“这么說一定是罗曼諾夫斯基嘍，”勞伯断定說。

“还能有誰？”

“告訴我，萊依赤，这‘坐着’是一种俄国病吧？”

但是萊依赤不再回答了。勞伯站起來，立在他旁边；

兩人一起看着希賴馬耶踏着地上的泥濘，冒着風雨吃力地走過廣場。萊依赤喃喃地說：“這也是個百事通！”

希賴馬耶邊走邊咒罵着。斜淋的雨絲好象在發洩牢騷。在希賴馬耶的眼里，似乎在這工廠的寬闊的院子里，所有男男女女的工人都象這雨一樣怀着滿腹的牢騷。他們踏着泥濘，在橫七豎八的木板和廢鐵器中間來往。他們注視着希賴馬耶，有幾個人帶着譏笑的表情，還有幾個糊里糊塗地向他親切地點頭，另外也有人象戴着架軛的老牛一樣望着他。廠里那些搬空了的廠房單調而淒涼地矗立在斜着淋下來的雨絲中。他已經進了通到會議室的門口，一面嘟嘟囔囔地咒罵，一面象狗似地抖落着身子。

當他進來的時候，勞伯和萊依赤都離開了窗戶；希賴馬耶走過去，看着從窗子的玻璃上淌下來的雨水。

勞伯譏諷地問道：“今天早晨是左腿先下的床吧？”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希賴馬耶若有所思地問。

勞伯回答說：“我只要一開會，總覺得早晨是左腿先下的床似的。”

萊依赤氣憤地打斷他：“少胡說兩句好不好！”

希賴馬耶的臉朝室內轉過來。兩人忽然發現，雖然他的眼睛瞪着，卻根本沒看他們；他那對紅腫的眼睛里隱藏着別的思想，他正在想事情呢。萊依赤不愉快地轉過身去。

劳伯沒有讓步。他那消瘦的硬幫幫的、由于激动而发紅的、滿是胡碴子的臉上仍然显出譏諷的表情。他希望能够使希賴馬耶难受，問道：“是哪个不識时务的大清早晨又惹你了？”

然而希賴馬耶却轉向窗戶，玻璃上还淌着雨水。他靜靜地站了好大一会儿，身后只有两个人的沉寂的，压抑着的呼吸声。

他輕輕地，但很尖銳地問道：“工厂里雇用韓凱到底是誰負責呢？”

萊依赤不知所措地笑起来。

“你这样問，好象你是昨天才进工厂似的，”他說。所有雇人的事始終是按同一办法办理呀。”

“是啊。”希賴馬耶又象在回想什么。

劳伯怀疑地問道：“你今天早晨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嗎？”

“当我看到某些人的面孔时……”希賴馬耶刚开始說話，却被电话鈴声打断了。他从窗边走到办公桌来，拿起耳机答話：“是，单独……啊……直接……好吧！”

劳伯不喜欢希賴馬耶。

有一天希賴馬耶以所謂“沒有职銜的干部”的身分到工厂来了。这就是統一社会党的工厂党委書記嗎？劳伯开始恨他，因为他觉得这人过于自信，什么都懂得，并且哪

里都能看到他。

他剛一到工厂来，就在一次工厂大会上講起拆卸問題。他講話声音不大，意思却很深刻。即使会場上有了譏諷的笑声，說出一些使有些人听了无法再繼續往下講的話，可是他那健康的面孔連低也不低下去。

会后劳伯站在一羣工人中，拦住希賴馬耶問道：“难道工厂要拆了我們还應該高兴嗎？”

他們站在厂房門前討論的人羣中。希賴馬耶象在考虑什么，他探查地看了劳伯一眼，問道：“你这話是什么意思？”

“說說看，难道我們还應該高兴？”

希賴馬耶聳了一下歪肩膀；他那丰满的面孔严厉起来了。他斬釘截鉄地說：“对，我們應該高兴！”

劳伯大声笑起来，旁边站的工人們也譏諷地、惡意地大声笑了起来。希賴馬耶瞪着他那严肃而銳利的眼睛繼續說：“你不願了解我的話嗎？”

即使在非常大的集会上他的講話声音也不大，就好象和几个人閑聊一样，而这种超乎寻常的态度却引起他們从未有过的注意。就連劳伯也象被又細又硬的鉄鉗子夹住了一样。他說了一声“胡說！”

他企图在乱竄的人羣中溜掉，但希賴馬耶逼人的目光說什麼也不放他。希賴馬耶說：“罵人、溜掉都容易。你已經了解我了。你自己知道这里生产过什么。你自己也

跟着制造过。全世界被我們的人破坏的东西你沒有看見过；但是能說你一点都不知道嗎？象彼拉多^①似地推卸責任是容易的。”

希賴馬耶在工人的沉默中走了。

劳伯狠狠地吃吃笑着，并且跟着大伙儿罵了几句。可是希賴馬耶的話却象小而鋒利的箭頭似地釘在他心里；想把它拔出来可不那么容易，这些話象带着倒勾似地刺人。

不过他是彼拉多嗎？他同那“正义之士”和“不义之徒”有什么瓜葛呢？处死人的事他連看都不願看，何况自己引起呢？漫长的一生，每一天里都充滿困苦、飢餓和劳累，充滿思虑和欺騙，这些都使他活膩了。他現在已是五十岁的人了；在他二十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了。他当时相信：这回該出現新事物了，該出現前所未有的事物了。

这个新事物，这个前所未有的事物結果又怎样呢？

一定要想办法象彼拉多一样推卸責任嗎？可是人們只能負手指头这么小的責任，因此受輕視，他也就是为这个憎恨希賴馬耶。

当希賴馬耶回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瓦西里·罗曼諾

① 古羅馬駐巴勒斯坦的太守，耶穌就是在他任內被釘在十字架上的。

夫斯基和他的翻譯都已經坐在辦公桌旁等着呢。希賴馬耶出了一口氣，一屁股坐到一把靠椅上。

翻譯是個粗壯而且有點拙笨的人，有一張明朗的北方人的臉；而年歲大不了多少的少校却顯得短小精干，他可能是哥薩克的血統。

少校燃着一支紙烟，吸了幾口就丟到烟灰盒里了。他有一張孩子般的小臉，一雙黑亮亮的眼睛。

他對翻譯說了些什么。

“你是不是累了，希賴馬耶同志？”他翻譯得相當流利。

希賴馬耶抬起頭來，聳了聳肩；左肩自從馬德里會戰以後就有点向下耷拉。然而，聳肩却表達更多的意思。當他还是街道組織的小幹部時，就養成了這個習慣。這大抵意味着：好的，我不完全同意，但是你們可以相信我。

三個月以前專區黨委會找他來，命令他到一個即將被拆除的工廠去，他的任務是在那里建設黨的組織。這時他却不要聳肩了。他的面孔紅了，氣氛變得有些緊張，他大聲說：“為什麼偏讓我到即將被拆除的工廠去呢？”

人們平心靜氣地注視着他。（那個交給他任務的同志，從前同他在集中營里同床住過二年。）這時他又聳了聳受過傷的肩膀。意思是說：好吧，我不同意，但是你們可以相信我。

翻譯問道：“你什麼時候最後一次在家里睡的覺？”

羅曼諾夫斯基遞給他一支紙烟。希賴馬耶點着它。因為希賴馬耶感到說話有點吃力，就從櫃里取出三只酒杯，一瓶伏特加酒，然後就都給斟上。

“你喜歡喝酒嗎？”翻譯問道。

“少校想知道這件事嗎？”

羅曼諾夫斯基微笑着，他的一雙鳥眼睛變得圓圓的，而且炯炯有光；當希賴馬耶也微笑起來的時候，翻譯也失去了他那年輕人的嚴肅。

他們各自干了一杯，希賴馬耶又斟滿了酒。他們互相沉默地、友好地看着對方的眼睛，可是誰也看不出誰在想什麼。也許他們想的是同樣的事：我們可以一塊喝酒，一塊兒微笑，我們決不能彼此害羞地低下頭來。

羅曼諾夫斯基從高加索行軍到德國中部，通過滿是毀壞了的城市和煙熏火燎的鄉村的無邊無際的俄羅斯。他在这儿遇到了希賴馬耶。

翻譯，這個有點拙笨的人是從列寧格勒來的，他經過了九百天的封鎖；從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到那無法丈量的大學走廊，可以看到涅瓦河上嚴寒的夜晚，可以看到有他那在郊区當工人的父親參加的占領冬宮的情形。

從希賴馬耶身上，這個大學生看到了對他來說早已過去的時代。希賴馬耶所經歷過的：充滿飢餓的童年，充滿飢餓與勞動的青年時代，以及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槍掉過頭來進行國內戰爭的事，少校和翻譯兩個人只能

从書本里或者老人們談話中了解到。

但是，后来希賴馬耶念过了与少校念的同样的書，在生活里学到了象翻譯从大学課本学到的一样的东西。

他們每个人又都干了一杯，希賴馬耶重又斟滿。他沒看見少校的眼里增長着一種明亮的，閃爍着的光輝；当他說：“我好消息。”的時候，那个“小蜻蜓”在閃動着。

希賴馬耶沒听見罗曼諾夫斯基講德語。他看着酒杯，好象在那里看到了深深感动他的东西。

“少校同志，”他开始沉痛地說，“有一件事情……我总办不成……。”

由于难为情他沉默了。他深深感到羞慚，又喝干了一杯。

“有哪些困难？”少校問道。

希賴馬耶睜开不再疲乏的眼睛，站起身来，然后沉重的圓肩膀在桌上向前探着。

来自列宁格勒的大学生翻譯說：“当然了，某些发生过的事情是令人痛心的。动手术时即使是从身上割掉一块烂肉也是痛的。但是我們也懂得……”希賴馬耶停下来，好象須要找个詞儿；然后他忧心忡忡地說：“一場破坏案还没……”

少校打断他的話，看出他是有意鼓励希賴馬耶，他当时說：“我給好消息。”

“有……我有……”翻譯笑着糾正少校用詞的錯誤。